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二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八

五季

五唐長興三年是凡四國三鎮

春二月唐始刻九經

即唐開成中石壁九經也注見



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

淄州鄒平人

校正九經

刻板印賣

是年始刻俟板成而印賣之

唐主從之

王應麟曰古未有板本唐末益

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至後唐長興中始詔儒臣校九經鑄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

諡武肅

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

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

傳瓘先代鏐兼領兩鎮故云

仁孝有功孰

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

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

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懼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令主者更設一懼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敢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

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既襲位

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喇卜錫里舊作舍利策喇卜舊作煎喇今並改

正與特哩衮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

主謀於羣臣皆曰契丹所以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

契丹休兵數年  
延使請其請還夫  
將若唐備已有  
可恃不與可也  
乃首尾顧慮焉  
留所請駭將欲

借此以杜邊患而  
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  
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  
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  
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矣

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

字德明沙

陀人後賜名先達

亦曰策喇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

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  
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稍副其求乃遣策  
古舊作前骨今改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卜自是數  
侵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  
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于兩川苟不奉  
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  
利害璋詬怒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  
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  
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

在漢州東

聲勢甚盛知

祥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  
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陣於鷄蹤橋

在成都府新都

北縣張公鐸陣于其後璋退陣于武侯廟下

在新都縣北彌牟鎮

八陣圖旁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

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  
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  
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陣張公鐸師衆  
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  
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

在漢州東南

而還

命廷隱攻梓州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大  
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



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  
兼領東川許之唐主聞璋敗死和祥已據全蜀乃遣

供奉官李存瓌

克寧之子  
知祥之甥

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

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知祥令李昊草  
表請行墨制補

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

季良等為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

字寶現  
殷第四

子嗣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

唐置地近近洵如鮑邱三水而名今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

幽州虜多伏兵于閻溝

即今鹽溝河在良鄉縣南

掠取之及趙德

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

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

良鄉縣即趙德鈞所置

糧道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

漢縣明省

故城在今通州

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

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

擊却之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功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子姦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暇卹之將有收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姦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獲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以稷汙為不足  
權則尤害于理  
宋王安石之說  
蓋本于此論者  
從以言明快而  
玉許之是亦昧  
乎立言之本末  
矣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  
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  
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  
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  
宣傳制命范廷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  
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

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宋王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  
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憚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  
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  
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  
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旣而欲專用義誠李崧曰非  
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  
部將劉知遠周瓌

晉陽人

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

知遠帑藏委瓌

癸唐長興四年閩王延鈞龍  
己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  
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  
躍宮遂詣寶皇宮事見前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  
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  
後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

後唐延州軍號

留後安重進為定難

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  
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  
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  
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綏宥  
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  
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

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瓚為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五月唐立李從珂為潞王子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

璘之子

權總萬幾

初王審知

性節儉府舍皆庫廨至是大作宮室極土木之盛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劖鑿

據城拒命顯言  
不欲失祖宗世

守藝起之叛非  
復可以輕宥者  
乃從進信其自  
新之說說違為  
表請詔違從而  
罷兵紀綱安在  
夏州從此益輕  
朝廷而肆陰謀  
皆養痼之遺患  
耳

不能入又黨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  
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橐費錢數緡民  
間困竭不能供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  
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  
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  
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已而  
藝起

上表謝罪唐  
以為節度使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  
于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璪自蘓州人見元瓘以家  
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  
之賜也元璪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璪知  
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聞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

避位六十五日

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率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

歸老太原舊第  
與廷為閒人語  
如一口吻而覽  
表泣下且怒更

甚夫以從榮之  
惡其不堪付託  
亦明矣乃唐主  
私欲猶豫不早  
自斷制致奸臣  
得窺測意指為  
調停之計轉假  
之兵柄以召禍  
機甚矣其惑也

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  
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  
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  
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  
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為天下兵  
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

本左右羽  
林改名

捧聖

注見  
前

步騎兩指揮

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  
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  
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  
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  
唐主女嫁趙延壽復  
為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  
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  
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

之風飄至天長

住見前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

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樸忠

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



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

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賫馳入右掖門見弘

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賫讓義誠曰公勿以兒

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

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

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

賫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

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

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

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  
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  
授以兵柄耳重吉即率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  
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  
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  
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蘓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  
為天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

初從榮失

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  
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

後唐天成長興  
之治不特盡克  
莊宗弊政而克  
已自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者其  
長誠不可沒然  
推原得位之始  
其叛且篡則固  
無能諱諱論者  
徂于善善欲長  
之見由為褒美  
過矣即如焚香

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趙遠字上交涿州范陽人

###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逾六十每夕  
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  
代麓為小康

###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是為後唐閔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

祝天之事誰則見之而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發于誠心試思為衆所推果足信否若謂監國時之羣臣因請不過沿六朝亂進故轍並晉宋以還之禪代亦真可比之唐虞揖讓乎尚論貴于持平况有關于世道人心尤不可以不辨

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

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不

敢應

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甲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潞王從珂清泰  
午元年蜀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  
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衆心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

徽敗閩兵于浦城

唐縣今屬建寧府

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

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  
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  
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  
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  
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  
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

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踈濶更為之形如木櫃  
攢以鐵釘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

延徽攻

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

楊溥稱帝尊行密為太祖

之婿

與臨川王濛

溥之兄

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

人追擊敗之

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唐以唐汭陳又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

文學從歷三鎮而往迂疎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

黨陳又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

是為後蜀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

切諫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邱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

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

前事具

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  
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

馮胤孫

字慶光棣  
州商河人

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

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從珂乃移

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  
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  
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

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

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

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

使亦多為隣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相里氏以地為

氏金字國寶并州汾陽人五代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墓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

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

王思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魏州大名羽林指揮

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

思同守大節  
詞氣凜然雖其  
御軍無法不足  
為累鳳翔之討  
使非楊思勳之  
釋甲乞恩尹暉  
之投戈違實則  
六節度合志併  
攻未見其必不  
能制勝也至思  
同後此被執不  
屈復為兩奸媾  
謀遇害無不為  
之功蓋然思同  
狗義以死視楊  
尹之蒙垢倖生

縣人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

于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

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

李存進之子時存進已復本姓

彰義張

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城塹

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

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

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

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

昔相去矣言當  
壞哉

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度釗走免楊思權因  
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授兵請降于

從珂

思權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  
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

王

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  
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  
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恣  
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  
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

邠之子

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賓

從珂建大將鼓旗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

宋州虞城

人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

所為

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成大業因事皆

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將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天位讓之若不

化厚柔懦無能  
策小滿朝無足  
與圖因是當從  
均舉兵化闕義  
誠聖早蓄異心  
逆將他適所可  
稍恃以支持者  
惟朱洪寶耳雖  
其固守徐圖之  
計未必果能濟  
事而其心曉然  
不泯從厚所宜

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  
略馮贛大懼不敢對

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

為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  
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乃召將士  
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寶共論用  
兵利害洪寶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  
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寶欲反  
邪洪寶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  
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寶軍士益憤

唐主殺李重  
吉于宗州又



知也乃不辨黑  
白枉殺忠良譬  
之木將槁而復  
披其枝葉能無  
立見傾覆乎

殺重珂女  
尼惠明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

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

即零口鎮在西  
安府臨潼縣南

前軍執思

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  
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  
泉下耳敗而纛鼓固所宜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

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于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閩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

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

山陰諸部人

謀固

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

因候騎請降

既而興元張虔釗武定孫漢韶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

昭赴井死安重進殺馮斌于第傳二人首于從珂唐

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唐

主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

劉昫涿州歸義人乃歸至天宮寺安重進遣人語之曰潞

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

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字熙化范陽人至馮道曰

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

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位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

馮道李愚劉昫

息于上陽門外盧導過前

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于太后取進止遂

敬瑭于從厚分  
則君臣誼則至  
戚所當與共安  
危者方其相遇  
問計敬瑭與知  
遠正極重兵乃  
忍反戈相向盡  
殺從騎其心欲  
何為乎難以執  
逆之從珂他日  
亦壞衛州之事  
相詬責則其罪  
惡固早著于天  
下矣

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

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

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

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

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

言告弓箭庫使沙

風沙氏之  
後為沙氏

守榮奔

使照曰古有責  
姓音奔後遂為

奔

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婚富貴相與共

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于公冀圖興復

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珮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是為後唐

帝廢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  
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率百官班見拜從珂  
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  
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  
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



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鄂王于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

往酖之王不飲巒縊殺之

王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

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王不能違以至禍敗

孔妃尚

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

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既而唐葬明宗于徽陵乃并葬鄂王

陵城之南封纜數尺觀者悲之後

晉主石敬瑭立追謚王為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

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諸公何為不能始

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為

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  
司使金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須五十萬緡于  
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  
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  
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

言其為主

盡力亦所當然

反使我輩鞭笞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  
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  
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

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為謀專美曰  
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  
不能滿驕卒之心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  
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  
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  
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望望為  
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  
有誨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

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太后及魏國公主即敬瑭妻未嘗公主是年進封魏國後又進封晉國屢為之

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

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

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於和州

敬瑭河東之遠如縱虎歸林不復可制從河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况後此久相猜忌于乃于韓李輩之愆忽毫不之察而失算若此非惟禍至神昧亦由天道好還正如蝗蚘捕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

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

二百衛之

後濛以問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本將見之其子宏祥合葬不聽本出執濛送江

都知誥遣

人殺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

字子持簡求之孫

姚顛

字伯真京兆長安人

同平章

事

劉昫竒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致相詬罵事多凝

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

命相大事于古  
曰惟其人自聖  
教托之夢卜逆  
為後好世奇者  
所籍口祿下知  
禹之枚卜固以  
並屬功臣無一  
不堪倚毘之選  
即高宗之審象  
考求亦因舊學  
時物色有素特  
先賜神道設教  
耳若中無知人  
之哲而取決于  
焚香挾筮夫豈  
為國求賢之美

頭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

清河人  
對論其才

對論其才

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真其名於琉璃瓶夜焚  
香祝天以筮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于仁贊為太子召司空  
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  
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  
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

明政不綱始用  
廷推會推黨援  
滋熾迨時事孔  
棘猶且探名柄  
用貽一朝五十  
相之譏不知金  
既之與玩琉璃  
更復何裨因是  
邪

立嗣君以絕覬覦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

而後發喪仁贊即位更名昶不改元

昶初立大臣駭  
甚多踰法度李

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托求判六軍昶不得已

許之既而或告仁罕有異志昶與趙季良趙廷隱謀

因仁罕入朝執而殺之季肇自鎮來朝昶而入見稱

疾不拜及聞仁罕死始釋杖而拜昶以為太子太傅

致仕徙

邛州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皆積年逋欠

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



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  
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  
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既而昫與李愚

同罷相三司吏皆相賀  
無一人從昫歸第者

冬早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上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蜀孟昶明德  
末二年開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夏

州刺史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三月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

字德潤徐州彭城人

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

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侵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

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

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人

等更直于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

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

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

翰林院

天文若翰林院

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

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

料派也

鎮冀車千五

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

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  
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  
幕僚段希堯河內人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  
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強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

字志通代州人

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

瑭之權也

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現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

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廷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厓密聽于閣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襲廷英之名也

###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閩李倣弑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昝

初閩主璘嬖其父婢陳金鳳立以為后后陋而淫會

璘得風疾后與璘嬖臣歸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

私通國人皆惡之

璘今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

守明也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于璘后族陳匡勝無禮

于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

殷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

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遂與繼鵬

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

皆陳后族

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

璘次子常欲殺繼鵬故并殺之

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

建節度使遣使奉表于唐立父婢李春燕為德妃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殺之梟首朝門暴其罪告諭中外

內宮宣徽使葉翹初為福王友博學賞直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政一日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翹頓首曰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奈孤去厚賜金帛慰諭復位翹以昶嬖李春燕諫之

祀不悅未幾復上書言事祀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  
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葉翹福州永泰人永

泰唐縣宋改永

福今屬福州府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在荊州府江陵縣  
九十九洲之一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  
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  
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  
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



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  
經史自怡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  
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  
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  
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  
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  
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

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國事祭祀則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道

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

可乃止

丙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  
申年閏壬祀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春

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喇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喇卜

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歡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

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

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

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

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

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

養士之財輸之虜廷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

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

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

事圖之唐主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

即為除目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

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

敬瑭之郾州敬瑭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

字元暉華陰人

勸敬瑭赴郾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

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

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

字國倚河南人曰

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  
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  
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  
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  
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  
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  
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  
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

知

謂敬瑭盡殺  
問帝從時

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

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

先鋒指揮使安審信

金全  
弟子

雄義指揮使安元信

馬邑  
人

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

朔  
州

人

亦帥步騎五百人奔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  
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關以北諸州與之



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

達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  
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  
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  
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  
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侵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  
唐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

在代州  
崞縣人

而南至晉陽陳

于虎北口

在太原城汾水北質實  
釋為密雲之古北口誤

與唐騎將高行周

符彥卿

即李彥卿  
復本姓

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

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

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

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

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

寨名在太原府  
太原縣晉祠南

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

安寨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

敬達雖敗而之  
餘猶擁衆五萬  
大有可為何至  
四顧徬徨束手  
無策一挫而不  
能復振耶況其

時契丹部騎亦止五萬安能連營百餘里而厚亦半之所謂於犬警備不逆邇卒之周密耳而敬達之氣既殫預存氣聲竊嘆之怯遂畏其兵多而震足怯亦善笑作史者不体情理輒附會張大其能免了夫實之譏乎

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

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

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

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張延朗劉延皓勸之

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

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

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

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

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

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

翰林學士和凝

字成績鄆州須昌人

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

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

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龍敏

字欲

訥永清人

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

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

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

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括馬征兵民不堪命即有瀆于用尚恐滋擾閭閻况無益乎後唐是時邊境已危復從而自清其心腹延朗此謀貽誤不淺劉友益但以徵籍之晚識其無備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計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于用而民間大擾

豈違于政治之  
論哉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

唐主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及是其子延壽遇于

西陽

即西唐店在  
澤州府北

悉以兵屬焉時范延光受詔將兵

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延光軍逗遛不進詔書屢趣之

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栢谷口

即團栢鎮在太  
原府祁縣東南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是為後  
晉高祖

敬瑭割幽薊等十六

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晉大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

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朔蔚十六州

順州唐割今順天府順義

縣是儒州後唐置今宣化府延慶州是應州後唐置今屬大同府寰州亦後唐置故城在今朔平府馬邑

縣注俱見前

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

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



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

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

字航  
川陝

州人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

唐趙德鈞降于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

即柳子  
注見前

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

輒結束以備逃遁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原至圍栢踰月按

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

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

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  
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  
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  
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  
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  
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  
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于帳前自辰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

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盡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

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旦集行周末至先達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栢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

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

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重貴即出

帝

契丹以其將高謨翰

一名松勃海人

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栢與

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

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衆議

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

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崧躡其足文遇乃

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鷄通幾欲抽佩刀刺之李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利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

唐主從之至洛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

州趙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

鎮名在潞安府長治縣西

契丹主鎖之

送歸國

德鈞見廷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

未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死張礪與廷壽俱入契丹契丹主以為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

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温

契丹將名考異曰即高謨翰也

將五千騎

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又  
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成功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大下河水復淺  
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  
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

李贊華于其第

既而晉主至河陽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後唐自莊宗至廢帝  
亡凡四主合十三年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

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

雍王重美

唐主之子

及宋審度等携傳國寶登元武樓自

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

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

王從益匿于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

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

還營館契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初判三司張延



謂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  
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廷皓匿于龍門數日  
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  
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既而晉以王禮葬從珂于徽陵南

或取從珂齋及解骨以獻詔以王禮

之

晉以張希崇

字德峰幽州刺人

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  
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

好恐其又取靈武遂復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注俱見前

高麗王建

初唐滅高麗開元後其地為大氏所據為渤海國至天祐時大氏衰有眇僧躬又聚

衆據開州號大封國王遂有高麗故地五代後梁龍德二年高麗人王建襲殺躬又自稱高麗王

渤海

注見前開州在今朝鮮國城西南

用兵擊破新羅百濟于是東夷諸

國皆附之有二京

以開州為東京  
平壤為西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

十郡

丁晉天福二年南唐徐誥昇元元年  
酉是年兵亡南唐代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乙卯日食

考異曰晉主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  
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之也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  
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  
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

周本欲拒推戴  
之謀始念似正  
乃其子贊成父  
惡頗易初心此  
而諉為不得已  
天下事孰為得  
己者則前此所  
云感恩救危亦  
不遇空言塞諂  
其隱微固與德

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  
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  
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  
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宏祚勸  
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子建

誠無異也至齊  
邱詒德誠以元  
勳掃地持論非  
不侃然而尋受  
左丞相之拜免  
無愧色豈所謂  
責人則明恕已  
則昏者歟

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  
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改金陵為江寧府遂自  
以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  
知誥尋更名誥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

字賓川盧州盧縣人

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  
判官吳巒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  
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

金城人

亦耻臣契丹挺

身南歸

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  
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

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常戒汝善遇此人何  
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答彥英而  
謝之礪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契丹攻  
雲州半歲不能下兵繼遣使間道求救晉主以為請  
契丹解圍去乃召礪  
歸以為寧武節度使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

延光微時有  
術士張生語

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入腹  
以問張生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  
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  
先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故欲作亂  
會晉王謀徙都

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  
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  
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托以  
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五月吳興契丹通使修好

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  
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遣使報之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先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

權會延光病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

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詔馬軍指

揮使白奉進

雲州人

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

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

朔州人

屯衛州延光遣馮暉孫

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

襄邑人

為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



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于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晉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晉主子東都留守重乂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

從官恟懼獨柔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

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已而從廣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維翰

叩頭告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乃止

嚴輕騎謂救辦也

### 閩作白龍寺

龍以不見為神  
歐陽修嘗于蜀  
世家申其說最  
為明理觀于南  
漢改元而洪熙  
之亂寺作閩地  
建寺而延菽之  
禍旋成則龍見

方士言于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  
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  
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于外民有隱年者  
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鷄豚皆重征之

之為妖又不獨  
蜀為然矣然河  
漢之蒙辨其二  
種宮沼之遊列  
諸四靈經傳所  
稱復若可以習  
見者益德足以  
致之則為瑞德  
不足以致之則  
為妖又未可同  
日語耳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多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喧譟不可禁止奉國左

廂指揮使馬萬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  
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  
城通密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  
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  
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  
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  
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  
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窮逼今若改圖真

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

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疆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成恩威並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

在衛輝府滑縣東北

光遠引之渡河

半渡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候

益

汾州平遙人

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

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

繼祚

全義之子

送大梁斬之史館修撰李濤

字信臣同從曾孫

上

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  
妻子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遣使奉  
表待罪不許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

是為南唐

奉吳主為讓皇

吳自揚行密據揚州至溇

潭唐凡四主

合四十六年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

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  
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不  
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  
唐遣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  
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弘古讓皇立皇后宋氏為皇后

子景通為吳王更名璟

唐王宴羣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邱

不樂因出齊邱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  
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邱大司徒齊邱以不  
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  
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

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還讓皇子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賜璉妃號永興公出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周本以不能存吳未幾愧恨而死

契丹改號遼

契丹改遼之後通鑑及綱目仍書本號考拓跋氏魏國既建綱目大書曰魏契丹號

遼與拓跋魏畧同而綱目異書體例未為畫一今改書其當時各國詔論文表書疏仍依原文稱契丹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戊晉天福三年蜀廣改元  
戊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己酉日食

二月晉詔求直言



晉主樂聞謹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  
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

札趣之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請以為帝王遇天  
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

曲者倖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此非所以  
弭災也諫議大夫薛融以河南奏修洛陽宮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皆褒納  
之 薛融汾

州平遙人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

謂後唐  
之世

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皆來皆

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缺

中書舍人李祥上書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致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

謂節鎮所治之州

聽奏朱記大將

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

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

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南唐踵晉宋故  
智莫與而有其  
國豈得謂非逆  
取彼紛紛以更  
張為請者固屬  
詔邪徐玠即折  
其說以貢說則  
更詔邪之尤爾

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唐主

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居之

天獻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

吾法者自有常刑何用此為羣臣爭請政府寺州縣  
名有吳及揚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  
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詔邪之人專事  
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

字司化洛陽人

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

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

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  
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

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為冊禮使遼主  
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為父皇帝每  
遼使至即于別殿拜受詔冊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

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  
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  
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  
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  
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初遼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

守思溫子廷照在晉晉主以為祁州刺史思溫密  
令廷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

遼遣使如唐

遼遣使如唐宋齊邱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

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

廣晉

唐莊宗以魏州為典  
唐府明宗改為廣晉

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

疲遣內職朱憲

汴州人

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

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

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

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

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將皆升為侍衛親軍

已而延光屢請

致仕居于大梁

冬十月遼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于漕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

兼之宣徽使劉處讓

字德謀  
滄州人

及宦官皆不悅揚光遠

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  
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  
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論執政  
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河決鄆州

劉友益曰自朱梁決河為二以疏河漲後又決河以限唐兵唐雖塞之未幾復壞至是而

河決鄆州其後二十二年之間河決者九梁之罪也考是年河決明年復決博州六年至開運元年再決滑州三年決楊劉漢乾祐元年決魚池二年決鄭州周廣順二年決鄭滑顯德六年決原武凡九決其詳具後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



晉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

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表官白執政以既襲帝位辭

冊命既而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

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

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卹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

不禮其賓其能久乎閩諫議大夫黃誦以昶淫暴與  
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誦曰

臣若建國不忠死亦無怨直  
言被杖臣不受也乃默為民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

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晉主患其跋扈難制桑維翰

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

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遼養部曲千餘人常蓄

異志晉遂建鄴都于廣晉府置彰德軍于相州以澶

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

邱晉主慮遼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

勝津

注見前

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

處存

為彰

德節度使王周

鄴都人

為永清節度使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

以天福元寶為文惟禁私作銅器

既而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敕皆

禁之專令

官司自鑄

故吳主楊溥卒

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

已晉天福四年閩王曦永隆元年是

亥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主徐誥

復姓李氏更名昇

皮變反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

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哀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

名昇

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宋齊卽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義

古今更徐李同  
堂淵源莫考其  
竄宗偽託尤為  
不於其倫後儒  
乃欲以此上承  
唐緒比於蜀漢  
何識之賢也

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  
高祖太宗同享請于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  
曰吾自幼托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于吳朕安得啓  
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  
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  
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  
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歐陽修五代  
史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起起生志為徐州判  
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  
與通鑑所載不同今并注于此

###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

重威妻晉  
主女弟

無大功

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

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拜受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

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  
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  
印赴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勲臣近習不知大  
體習于故事每欲復之

晉加楚王希範為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秦州

本海陵縣南唐升秦州今屬揚州府

唐人遷讓皇之族于秦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故太子璉

自請退居永寧一夕大醉卒

于舟中唐主追封弘農郡王

金史卷之八十八  
卷六十八  
秋七日庚子朔日食

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䟽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  
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祖之難奔遼至是遼主遣使來  
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  
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遼主



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賄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鎮易定遼主怒稍解

閩王曦

本名延義  
書知少子

弑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

閩王審知  
廟號太祖

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

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曦陽為狂

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于私第數侮拱宸控鶴

軍使朱文進

永泰人

連重遇

光山人

二人怨之會北宮火

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重

遇帥二都兵迎延曦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北

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

在福州府侯官

北九峯山之一嶺也

衆稍逃散延曦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

于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其子皆死延曦自稱閩

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晉  
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  
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主以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

晉主后即  
唐明宗女

養于宮中奉王淑妃

唐明  
宗妃

如事母

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唐晉天福五年是于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楚平羣蠻立銅柱于溪州

唐置

今湖南永順府是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

其先本吉水人後徙溪州遂世官其地

引羣蠻寇

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于楚希範

自謂伏波之後

馬援立銅柱于交趾事見前

以銅五千斤鑄柱高

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

馬希範銅柱在今永

順縣東與辰州  
府沅陵縣分界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  
州夏五月延政擊却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延政積相猜

恨欲殺曦所遣監軍鄴翹

鄴通鑑作韋史熙曰當作  
鄴風俗通漢有梁今鄴風

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遠

吳行真遣兵擊延政延政求救于吳越吳越王元瓘

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

湖州人

都監使薛萬忠將兵救

之丞相林鼎

侯官人

諫不聽三月師達分兵出戰延政

遣兵敗之殺師達其衆皆潰行真將士棄營走延政

乘勝取永平

唐鎮南唐改延平軍今福建延平府是

順昌

唐縣今屬延平府

二

城自是建兵始盛仁銓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

班師仁銓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曦曦發兵

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以兵出

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

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

審知  
墓 然猜恨如故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

吐谷  
渾人

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

字  
大

雅元  
城人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殘不法  
晉主遣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  
已而毒殺仁沼至是晉以馬全節代金全漢筠給金  
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侯公受代即按賈仁沼  
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

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

審琦之兄

為之副金全奉表

請降于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  
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  
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  
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唐監軍杜光業等  
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  
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遺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  
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之唐主令以戰艦



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

命舊將劉康領之

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晉贈賈仁沼官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办驅延光擠于河奏云

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疆不敢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澣

字日新  
澣之弟

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

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冬十二月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

辛晉天福六年是  
丑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雁門之北以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遼苦  
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于是  
部落千餘帳來奔遼主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  
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

胡三省曰建  
州有富沙驛

延政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

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遼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

重榮恥臣遼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遼以

為讓晉主遜謝六月重榮執遼使伊呀

舊唐書 撰判

遣

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等各帥部衆歸附

黨項等亦納契丹

詔表既奏仍因當日原文稱契丹說具前

告牒言為虜

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

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

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

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

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秦寧節度使桑維

翰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讐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思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縉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避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盡孰甚焉武史功臣遇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注師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殺其子于泉  
州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  
俊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之

曦晏羣臣于九

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  
其贊者殺之曦又嘗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  
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  
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持維岳下殿欲剖視其  
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飲者乃赦之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

知遠徵時為晉陽李

氏贊塔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答之知遠  
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閩王曦自稱大閩王

曦自稱大閩王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

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

晉江人

屢請息兵修好延

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  
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  
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如鄴都

晉主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

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佐

字元瓘

嗣

元瓘諸子名今從歐史輯

先是吳越大火焚燒宮室殆盡元瓘驚懼遂發狂疾

或勸唐主乘契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及是元瓘卒將吏

以元瓘遺命承制以佐為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  
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未者佐問倉吏  
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  
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

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

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

福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

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是石

州亦唐置今汾州府永寧州是

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精騎以隸

麾下達鞞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阻

閩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  
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  
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  
行周宋彥筠

滑州人

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

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

在南陽府唐縣南質實  
釋為安陸之花山誤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 唐定田稅

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

久而用之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復置穎用鐵盞暑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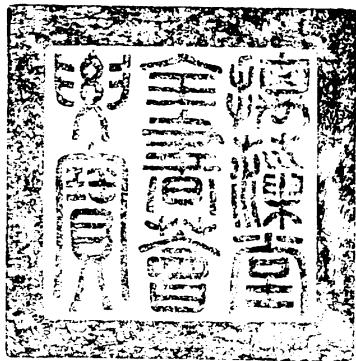
粗畧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勤于聽政以夜繼晷先如江都及還不復晏樂願傷踪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知之

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

聲言將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直衝其中軍彼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晉師入鎮州執重榮斬之晉主函其首送于遼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江連

謄錄監生臣申懋